

轻叩名门 云逢冠

从文昌走出的法学家



吴世宦与钱学森合影

1971年夏,我趁出差顺道,回文昌重兴公社联星大队下笃村,看望在乡下生活的岳母。时已近午,岳母刚从地里回到家。她看到我很高兴,两人一起在厨房聊天、做饭。没过一会儿,看到有位中年模样的男子,满身脏泥,头戴竹笠,步履蹒跚地走进下屋,显然刚从地里劳动回来。我问那人是谁,岳母轻声对我说:“那是世宦堂兄,不知为何,被人从广州送回来劳动的。”

我犹豫了一会,对岳母说:“咱今天杀鸡,叫他上来,一起吃饭?”岳母尊重我的意见。过了一会儿,他高兴地上来,与我握手打招呼,一起吃午饭。只有岳母、我和世宦兄三人,席间只叙谈家常,不涉时事。吃完饭,稍坐片刻,生产队里的锣响了,他又要出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与吴世宦堂兄相识。

过了几年,听说世宦兄接到通知回广州了;不久又听说,世宦兄当上中山大学的法律系主任了;再后来,又有世宦兄当上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消息传来……记得上世纪,改革开放之初,海南建省之前,在普法教育中,区党委强调党员、干部要学习法律知识,其中教材就有吴世宦主编的《法理学教程》。

多年后,他返琼探亲,我俩才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接触交谈。听他说了许多自己的身世和经历。

1926年8月13日,吴世宦出生在文昌县重兴下笃村。他自小聪明,十岁出头时,就跟着村里人到西霞(今广东湛江),准备从西霞再去南洋。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,船路中断而未果。他只身在西霞,靠叫卖报纸来糊口。即便如此,他仍然不忘读书,不管当天叫卖的报纸多么畅销,一定要留下一份,当作课本来研读。

不久,他从西霞徒步去广州。在熟人的帮助下,他联系到村里一位在湖北驻军里任营长的宗叔吴盛洲。盛洲宗叔答应接他到湖北读书。他喜出望外,又广州徒步去湖北。几经辗转,他最终进了盛洲宗叔事先联系的一家中学插班读书。

他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读书机会,科科成绩名列前茅,各门课的授课先生都很喜欢他。其中任教国文课的先生,对其更是疼爱有加。国文课先生有个独生女,也在学校里读书,与世宦兄年龄相当。国文课先生亲自为女儿举媒,让世宦兄与其女结为秦晋。

1947年,世宦兄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。后又先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、中山大学学习法律,195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世宦兄夫妇在广州寻找工作。他先后在华南农学院、广东林学院、中南林学院等教授哲学。说起当年他遭遇过的那些苦难,令人唏嘘。他说当年的自己,其实只是个书呆子,只爱读书,只管读书;不懂政治,不问政治。

他最后一次回海南时,送了我一本他的个人专著《法治系统工程学》(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8年6月版)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本专著在法学界享有盛誉。他的著作,是高等学校法律专业的教材,如由他主编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《法理学教程》(1988年7月出版)等。我国著名科学家,导弹、航天系统工程之父钱学森,

称他为“法治系统工程的开拓者。”

吴世宦与钱学森是多年老朋友。世宦兄告诉我,他与钱学森关系甚密。两个人生前常通书信、通电话,据说单书信就有几十封。他们两人还于1984年合著了《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与现代科学技术》一文,刊登在北京《法制建设》1984年第3期上。

1994年,世宦兄因公出差去湛江,返回家后开始发病,没过几天,病逝于广州,享年68岁。

世宦兄走后的某一天,我随便翻阅美国人编著的《世界名人录》,看到世宦兄的名字被载其中。☞

如歌行板 王经雨

火车,开往记忆

每每开车在路上遇到火车经过,看着前面铁轨的栏杆随着“叮叮叮”警示声徐徐放下,我都缓缓停下车,心平气和地看着,全然没有其他场合受阻时的不耐。火车,似乎自带光芒,就算眼前正经过的这趟其实只是短途从郊区去芝加哥城里,很多人一周五天搭乘它上下班,再稀松平常不过。但火车就是火车,有一种脱离日常的隐喻,一点儿去远方的遐想。

记得那年,才上小学的儿子坐在我开的轿车后座,也是这样停在路上,等着火车从前面的轨道呼啸而过。儿子由衷地发出感叹:“Whoa, when I grow up——”(哇,等我长大——),我不觉竖起耳朵听那下面的远大理想——“I want to get on the train!”(我就要上这列火车!)他如此高调而真诚地结束感叹。我哑然失笑。从那个爱玩托马斯玩具木火车的小小孩,到渴望搭乘真正火车的大小孩,这就是成长,这就是“孩子你慢慢来”。不过,我很奇怪后来已经搭过越洋飞机的他,为何还对火车如此充满敬仰和神往。

至于我自己的童年呢,火车是存在于电影中的,比如,国产片《铁道游击队》,还有北朝鲜片《火车司机的儿子》。那天跟在硅谷高科技创业的海南中学学弟聊天,生长在儋州的他说:“以前海南人都没见过火车,我小时候坐从石碌到八所的往返列车,见个亲戚马上就返程了,啥都没干,还觉得特满足。那是日本侵华时为掠夺铁矿而建的窄轨铁路,客货混用。”虽然是手机上的文字聊天,但我似乎能亲耳听见学弟兴致勃勃的语气,轻快地弹跳来回于太平洋的两岸,穿梭于岁月的两端,串起家乡和异国,童年和成年。如今,在海南,高铁轻轨已是风一般穿梭于美丽的热带山水。

要说到我第一次搭火车,是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,和母亲一道搭京广线到了北京,又从天津南京等地绕了一圈回到广州。其中也有不堪的回忆,比如从杭州到广州,没有买到卧铺票,厕所和行李架上都挤着人。我妈回忆说我当时都傻了眼哭了出来。而记忆最清新美好的一段,是从上海到杭州。夜行列车,对面坐着一对姐弟,男孩高大帅气,高我两个年级。我和那男孩竟然一见如故状,具体聊什么忘了,只记得很开心。车窗外夜色里掠过一丛丛竹子的剪影,而我们似乎话还没说完,车就到站了,有些依依不舍地告别,留下联系方式、邮箱地址。那还是一个没有手机、互联网和微信的时代啊。从此开始上海——海南两地的书信友谊,他曾给我寄来一份大礼物,一本精美的集邮册。而后,作为朝气蓬勃的“八十年代新一辈”的我们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,也渐渐失去了联系,彼此消失在大千世界,茫茫人海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还能背得出他当年上海家的邮寄地址,上海也去过若干回,只是这个地址,如同世事,已经沧海桑田。

待上了大学,火车就是在歌里了。姜育恒那首《驿动的心》,听了一遍又一遍。虽然

那时候归心似箭地回家或依依不舍地返校,搭的都是船,一天一夜漂过琼州海峡。乘船的记忆一般不美好,晕船,夜里冲到甲板上吐得一干二净,抬头茫然看海上一轮寂寥而光洁的月。而那段乘船时光最温馨而柔软的一个记忆是,某回临上船之前,父亲骑着单车一路从府城赶来秀英码头,把我拉回家里,母亲特地将准备好的点心交给我,怕我晕船又吃不下别的东西。多少年后,一想到父亲那个骑车赶路的身影,我都会眼眶湿润。

此外,我和父亲也有着关于“铁轨”的共同记忆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,父亲第一次来美探望,就给我带了一本出版于民国七十六年的繁体字的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——余光中的散文集。余光中是我和父亲都由衷喜欢的作家,而我也不禁要打趣爱书如命的父亲“这是忍痛割爱。”时光飞逝,到了21世纪初,我第一次带儿子回家乡海南。到达海南的第一天,父女俩就在我母亲的摇头嗔怪中,从海甸一溜烟打车去了府城海师,听首次到访海南的余光中举办讲座。据余光中先生说,他和海南第一次的缘分是在1938年,战乱中,母亲带着9岁的他辗转漂流,乘船经过琼州海峡——

说起来,余光中先生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,我是在芝加哥看到这则消息的,一时间也觉得一个时代过去了。乡愁除了是一张邮票一道海峡还是什么?记忆像铁轨一样长,如今的惦念问候都化成了光波,从汪洋大海的光缆中穿梭。☞

文化评弹 明斋

众里身单的清欢

我读朱自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,并不怎么着意于月色下的荷塘或荷塘上月色的美妙景象的描摹,也不青睐于他对江南采莲季节种种流风遗韵的娓娓叙说,最为喜爱的还是如下这几行平实且素朴的句子:“我爱热闹,也爱冷静;爱群居,也爱独处。像今晚上,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便觉是个自由的人。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,一定要说的话,现在都可不理。这是独处的妙处,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。”沉浸其间,再三玩味,觉得月色之下踽踽于荷塘幽径上的朱自清先生,此时此刻,所执着追寻的恰是摆脱俗蒂、众里身单的清欢与高贵华美的生命价值,呈现出的则是一种高蹈自在的精神境界,汨汨然倾泻而出的正是内心丰富、酷爱自由的一位读书人的炽热情怀。

探索者也好,追梦人也罢,所从事的往往是孤独而寂寞的事业。据说,真正的旅行家也必须具有独闯龙潭、探险虎穴的素养与品质的。然而,这样的素养与品质并非与生俱来,往往是在经历了诸多收获满满的喜悦或者当头棒喝的挫折之后,逐渐形成的。

在秋风肃肃的时节,长白山下,美人松旁,透过细密的松枝松针,我观察过浩瀚的星空,第一次感受到缀满星月的天幕竟然如此低垂,耳畔回响的是“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”的告慰;乍暖还寒的日子,岳麓山峰,幽曲山径,拨开披拂的荆榛逶迤前行,我依次辨识过黄兴、蔡锷、蒋翊武、焦达峰、禹之谟、陈天华、刘道一、张辉瓒、陈明仁、丁文江、杨树达、曾昭权……民国肇造以来,湖湘各界诸多名人的碑文或铭文;当然,也曾仔细考察过长沙保卫战的历史遗存,走下山路,端坐于自卑亭侧的石墩上,频频回望山巅,不仅喟叹“惟楚有才,于斯为盛”所评不虚,而且得出了“一座岳麓山,半部现代史”的断言。细雨飘飞的初冬,凤凰古城,沱江之侧,沿着雨水潺湲的山路,拾阶而上,躬身来到听涛峰下的一片平旷之处,肃立在沈从文先生的墓碑前面,我曾

恭敬地呈献过随手采撷的一束花枝,虽然不够鲜艳,毕竟清香悠悠,千里迢迢,辗转而来,就是为了向这位文化大师表达一份深挚的感恩之情——《边城》《长河》《湘行散记》等文学著作,曾经沾溉了许许多多枯索久渴的心田,我也仅是其中的一枚。在无数次孤身寻幽与独自访学的路途上,也曾邂逅过一些同道或同好,最终不过限于夜雨招饮、抵掌清谈而已,然后挥手兹去,浮云难系。

杜甫《漫成》诗云:“眼边无俗物,多病也身轻。”意思是说,自己宁愿缠绵病榻,也不愿和气味不投的人一起出行。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在《归程小记》中也曾宣言:“予每北上,常翛然独往来。一与人同,未免屈意以徇之,殊非其性。”意在表明他也是一个喜欢独来独往的主儿。在他看来,旅行本来就是一件很个性化的事情,如果聚群而行,闹哄哄的心烦不说,在出行线路或生活起居的选择上,总不免还要委曲求全,迁就他人,对此自己确实不痛快。这话说得很个性,也是出自肺腑。☞

琼岛风物 溢心

春光里的海口

三月里的一个周末,我们起了个大早,开始实施我们的海口深度游计划。先去公园转转吧。其实,整个海口乃至整个海南岛就像一个大公园。干净整洁的街区,具有海岛元素的楼宇错落有致,掩映在绿树鲜花之间。海口湾里,白帆点点,游艇穿梭,一切都有和谐的气息。

三月的万绿园,一簇簇红的、紫的、蛋黄的、橙色的三角梅竞相开放,虽颜色不同,但花瓣的形状好像孩子们童真的笑脸。一片鸡蛋花树林,如同驯鹿角的鸡蛋花树杈上,还没见一片嫩绿,却已有星星点点的花朵。那白玉兰样的花瓣,包裹着淡黄色的花蕊,你会忍不住去嗅。昨夜春风一度,地毯一样的草地上已飘落一些花瓣,空气中散发着兰花般的幽香。

相比万绿园的宽阔闲适,人民公园就显得紧凑热闹。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,树木高大,园林深深,是最富有海南特点的公园,紧挨着几个大商场、宾馆和饭店食肆,是人们茶余饭后购物小憩的好去处。进园一看,有疾步快走健身的老老少少,有打拳练功的大爷大娘,有跳广场舞的青年男女。

已是正午时分,忽觉腹中鸣响。在骑楼美食城大快朵颐之后,我们前往东寨港泛舟。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是海口的一张名片。小舟无声地穿梭于保护区水平如镜的水汊间,看天上的白云、岸上的楼宇、岛上的树木倒映在水里,一时默然,只愿时光静好。兀的,一条尺许长的海鱼突然跃出水面有半米多高,引得小菲一阵惊呼,头脑一下也清醒了,惊讶于海水里的树木如此葱茏茂密。但是红树林在自然法则下,逐渐适应了海水环境,生生不息地生长着,也成了海洋生物栖息、繁衍的重要场所。

泛舟再往东寨港往东一带海域,落潮时,微澜海面下,影影绰绰中,有连片的房屋、独立的磨坊和或笔直或蜿蜒的街道,是传说的龙宫吗?不,向导说,那只是数百年前一场地震,几十个村庄眨眼之间沉入海底,桑田变沧海。

到马鞍岭火山口公园的至高处赏碧绿如翠的海口,遥想1万多年前的那场火山喷发,熔岩倾斜而下,如同一帘倒挂的幽梦。夕阳西下时,我们漫步在西秀黄金海岸。解除了鞋的束缚,我牵着小菲的手,光脚踩在细软的沙滩上,留下浅浅的脚印。

海口,每天都活在这种烂漫的春光里。☞